

胆名錄

胆

胆

名

錄

上海人民出版社

猎名胆血

吴文龄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贺 灵

封面题字:格吐肯

血 胆 名 猎

吴文龄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 54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电力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2 插页 130 千字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228—03196—2/I·1137

定价:8 元

入夏以来，天似下了火。收割后的多兰吐麦茬地闪着青光和白光，远远望去，像冒着烟。

麦垛，在麦场的当央勃然而起，高高的，一座山。层层铺下的麦圈，焰腾腾的烫脸。一脚下去，一股辛辣的气味直冲鼻孔，呛得叫人抬不起头。

这里是乌孙山麓勃罗沟边的山地，离牛录^①足有一天的路。

组长阿加吉心烦地走出窝棚，站在墙荫下眯起眼睛望了一阵那一条通往牛录的天天空旷和孤寂的路，焦虑地叹了一口气，掏出了莫合烟袋。

半个月了，回牛录的齐克力还不见回来。肉也没有了，菜也吃完了，真气人。

“大热天，顿顿啃干饼谁能撑得住？”他皱起两道黑眉毛，咕哝了一句，抬起脚往前面的水渠走去。

渠水，一眼见底，闪着银波，唱着清脆悦耳的轻歌。他站了一会儿，深深呼出一口闷气，扔了烟头，脱光衣裤，一头扑进水里。

渠水哗啦一声响，惊得下游渠边吃草的套车牛和拉碾马一下都把头高高扬起，睁圆了眼睛，张大了鼻孔，停止了咀嚼，

① 牛录：用城墙围起来的屯子。

两耳悄然竖立。

马蝇嗡嗡，蜇得它们不停地摇头甩尾。

他冲了一阵，喔，真凉快！

过了一会儿，伸开四肢直挺挺地躺在水里，闭上了眼睛，任其水流冲他，淹他……

赶车拉麦捆的伯来，原来是队里的伙夫，因人手不够，队长给他派了活。这几天，他脸也小了，眼也陷了，一尺高的麦捆，插进木叉好半天挑不起来。就是挑起来，那两条腿总是跪倒似的高一脚、低一脚站不稳，走不到车前就全身摇晃起来。那么高的架子，他还哪有劲摇绞杆，用胳膊一般粗的芨芨绳缆住麦捆呢？

场上拿叉的多才老人以前是这个队的老队长，年青时红火过，后来改选时自动让了贤。他不仅精通种田，而且见识多，阅历广，尤其对念朱伦^①《三国演义》几乎都能背得出，重大战役、人物姓名一字不拉。以往，每天傍晚收场扬麦时，他一边打尾一边说三国，场内常常爆起一片欢乐。近来，他也是只见其人不闻其声了，要么蹲在场边耷拉着被麦衣灰尘淹没的头，不是吭吭咳嗽，就是揉眼睛。

牵马的觉罗是个光棍，天生无忧无虑。不管是早晨还是下午，他总是光着脊背赤着脚在发烫的刺辣辣的麦圈上跟着石碾跑，不叫一声苦。高兴了，那对小眼睛一闪一闪的，嘴里还能哼起几句不知从哪儿学来的“不叫你摸偏要摸，摸来摸去摸到了妹妹的……”无聊歪调，自唱自乐。不高兴呢，他没见过。

不过，今天中午他去放马时，见他跪在地上面朝西天，不

^① 即长篇历史小说。

停地大声央唤：“老天老天下一天，哐哐一天花工一天！”

他自己呢？组长怎能和他们比！

比了怎样，还不是一样为了肚子。

“喂，阿组长！前面来了两个女人！”他正想得烦恼，忽听有人悄声喊，吃了一惊。

“文和，你可不要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看田守夜的文和来了，他牵着马站在渠岸狡黠地笑着看他，眼睛一眨一眨的。

“那我不管了，让她们过来好了。”文和收起笑脸，说完转身就要走。

“喂，站住！……不要走，是真的吗？”阿加吉有些慌了。

“我的阿组长，你也不是大姑娘，紧张什么嘛！”

“呸，该死的娘们！早不过，晚不过，偏偏男人洗澡时候过，……文和，快，快把我的裤子递过来！”

“阿组长，你才是，早不洗，晚不洗，偏偏女人过路时洗，什么意思？”

“文和，你叫我出丑啊？快！……”阿加吉说着忙不迭地从水中爬起来，踉跄了几步，弓起腰向岸边走过来。

“喂，阿组长，你想吓死她们哪？”

“文和，你怎么光说话不动手，快把裤子拿过来呀！”阿加吉急忙用手捂住那根冻得缩头的家伙。

“阿组长，这里只有一件衬衣，哪有裤子呢？”

“你说什么？想捉弄我？”

“阿组长，是真的。不信，你自己上来瞧瞧啊！”

“喔，天哪！你搞什么鬼，是不是又给你那该死的小黑狗叼走了？”

“阿组长，快点哪！她们……”

文和还没把话说完，两位过路的姑娘已经认出了他，打着招呼笑盈盈走过来。

“喂，文相公，你在那儿干什么呀？”

“喔，原来是两位大姐，天这么热，你们还敢出来呀？”

两位姑娘原来是三队的炊事员。

“我们去勃罗沟商店买了点盐和茶叶，喔，还有糖呢，你吃不吃呀？”

“文和，你可千万不要叫她们过来呀！”阿加吉急得在水里团团转。

“阿组长，你还站着干什么？”

“文和，那我……”

“文相公，你在看什么呀？”两个姑娘又发话了。

“没有啊，……噢，是一条长虫，可转眼就不见了，你们可千万别过来呀，长虫会咬人的。”

“文相公，你想吓唬我们哪？”

“喂，两位大姐，我说的是真话，那长虫就在草丛里，你们别过来呀！”

“小小长虫把你吓成这个样子，我们才不怕呢！”

“喂，这个长虫很大，……”

文和还没说完，两个姑娘咯咯笑着走了几步就上了岸。

不看则已，一看吓了一大跳！

天哪！一个光着身子的男人蹲在水里，两手抱着头，羞得她们傻了眼，好半天才醒悟过来，双双捂着脸尖叫着跑开。

阿加吉泡在水里直打颤颤，不敢起来。过了一阵，羞愧满面地爬上岸时，文和已经骑上马不知去向了。

“这个该死的臭小九！”他上牙打着下牙啐口唾沫，狠狠地

骂了一句，急忙用衬衣裹起下身，飞也似的跑进了窝棚。

文和原是个高中生。聪明，机灵，人又长得英俊，浓眉下一双毫不掩饰的眼睛像广阔的天空，深沉，清澈，无穷无尽。

五年前，他还没有走出校门，平地一声惊雷，“史无前例”来了。他霎时间被狂热的风暴卷起，两眼发红，忽东忽西，到处横扫牛鬼蛇神，好威风！

那时，他心比天高，一心闹革命，天不怕，地不怕。

有一天，父亲突然赶到学校，硬是把他赶了回来。路上，他越想越委曲，两眼泪汪汪。

父亲火了，冲着他吼：“你懂什么？……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念书就回家种地！”

“爸……”

“还犟嘴！你生我还是我生你，啊？”父亲的固执不容他分说。

父亲走着，头也不回。他望着父亲矮小的身躯，泪水终于流了出来，咸涩咸涩。

他虽然不愿低人一等，可是父亲头上戴的那一顶已经用了十几年的破旧圆帽和身上穿的多年没有拆洗过的棉袄永远留在他心中，无法抹掉……

山地。太阳好热，热得发昏。一片片脊背黑油油地在阳光下亮出被晒透的生命，一个个撅起来的墩实屁股在热气中升腾。

收割季节。镰刀阵阵嚓嚓响，麦捆一排排晃动。

文和的突然出现，使这里的人们吃惊，新奇，纳闷和兴趣盎然。

人们曾影影绰绰听说角尔多的儿子已经上了大学，可几

年不见想不到长成这么潇洒、精神、威武的小伙子。姑娘们见了一个个心里直发痒，忍不住羡慕直往他跟前挤。

喔，不在城里念书，回来多可惜。

他独自站在麦田里，脚下的地那么陌生。没有割倒一亩地，手起血泡，脚被扞破，麦芒火辣辣地在脸上扫来扫去，蜇得生疼。要是在学校，他准会喊着“一怕不苦，二不怕死！”浑身生出力气，一头就要冲上去。可是，眼前这块地，这片麦子，总是嘲弄他，把他抛得远远的。

他越想越不服气。

有一天夜里，他一个人爬起来摸黑到地里拼命割。腰疼了，跪着割。割不动，用手拔，苦累了半夜，天亮才发现他割的是他家邻居胖大嫂的地。喔，伯尔堪^①，真傻！

太阳一阵发白，白得使他抬不起头，睁不开眼，一下瘫坐在地上。

百灵在空中忽起忽落，唱着岁月的蹉跎。

“文和，……”抬起头，胖大嫂站在跟前。她身材粗壮，一双肥奶吊在丰硕的胸脯上，一动就颤。

他满脸臊红，像个大姑娘。

“起来，还愣什么。”胖大嫂没有笑他。他望着她那鼓鼓的胸脯，咽了几口唾沫，腿上终于生出劲，咬了咬牙，站了起来。

“走，我帮你！”胖大嫂拉着他就走。

所有的人都对他露出了笑容，扬起了镰刀。他心里顿时乐融融，两眼迸出希望之花。

渐渐，一切都惯了。

^① 佛祖。

他是队里第一个插队生，人们都亲切地称他“文相公”。

从此，日子挨着日子，年年一模一样。人们踏着黎明，呼吸黄昏，虽然累得直不起腰，脸儿笑得直露底。

.....

黄昏。没有风。几个人围坐麦堆，沉默，静寂。

多才老人的三国，长了茧。伯来的大喇嘛摸女人屁股的故事虽然能使人激起一种隐秘的冲动，这会儿，没心思听了。

女人，对他们毕竟不是一个陌生的天地。

一阵马蹄得得，文和来了。

“阿组长！”他边下马边喊。

“文和，你是不是存心拿我开心？”

“阿组长，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嘛！裤子是你自己丢的，还怨我？”

“那你为什么溜？”

“两个姑娘看你屁股，我怎么好意思？”

“你小子，你，……”阿加去一拍地跳了起来。

“喂，阿组长，你看！”文和没有跑，“唰”的亮出了一瓶酒。

“喂，……你这是……好，这次饶了你！”阿加吉见了酒瓶，心里一喜，举起的拳头放了下来。

“喔，文和，哪儿弄来的？”伯来也站了起来，笑嘻嘻，乐滋滋。

“多兰吐九连我有个牧马朋友，我给他看管了几天马，今天他请我吃饭。我，咽不下去。阿组长，这几天你们太辛苦了，来，喝口酒提提神，解解乏！”

“文和，……”几句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

“嘿嘿，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有出息。角尔多，有种！”多才

老人乐得连声赞叹。

阿加吉接过酒瓶，苦笑了一声。“文和，摆平了。”

“阿组长，我的鞍翅上还有一只兔子。”

“兔子，哪儿捉的？”

“下面的红柳滩。干炒一盘下酒怎么样？”

“文和，这回我可谢你了！”

不一会，鲜嫩的兔子肉，香味飘旷野。辛辣的烧白酒引爆了沉默的话头。几天的烦闷、疲劳、埋怨一齐冒出顶，身心一下得到意外净化。

“文和，心好，……喔，要不要大爷帮你说门媳妇呀？我可认识的人多着咧！”多才老人有些醉了。

黑暗中，只见他的身影，找不见他的脸架子。

文和只是笑，没出声。这是他从未接触过的话题。

不过，他在学校里曾经有过一个意中人。她的微笑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一一种生命的波荡。每想起她，他便沉溺在她的一双黑黑的杏眼里，感到快活，温暖……

这是过去的事。

“老队长，你醉了。文和哪能看得上这里的姑娘，说不准他在城里早就对上象了。”伯来的口气似乎很有把握，只是舌头有些发硬。

“伯来，城里的姑娘有甚么稀罕？咱们这里的姑娘虽然长得不怎么样，可一个个能吃苦，会过日子，哪点比他们差？”

“文和，老队长说得有理。不知道你们读过书的人怎么想，我们庄稼人没什么讲究，漂亮不漂亮，熄了灯一个样，哈……别见怪；女人嘛，会生孩子，会过日子，出门想你，进门给你端一碗热茶就是好老婆。你说呢？”

“阿组长，……”文和不知说什么好。

“不过，很多人连这点福份都没有。”

“文和，怎么样？……啊？”

“老队长，你偏心眼。这么多年了，怎么不给我说一个？”

“喔，觉罗，你……你一见女人就直打哆嗦，还能上炕啊？”

“伯来，你逞什么能？你睡嘎尔的老婆，光打雷不下雨，气得被她一脚踢下炕，头被撞在尿盆上，昏得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差点掉到水渠淹死，你，你还有脸说我？”

“哼，觉罗，你别嘴硬。你大哥好歹还是瞎猫碰了个死老鼠，干的湿的哼哈过一阵。你个光棍，见过几个女人？知不知道女人身上有多少个沟沟坡坡，啊？”

“喂，你们俩抬什么杠？”阿加吉说着仰脖喝了一口，又给文和斟了一碗。“文和，还是读书好，懂道理。你瞧他俩一口酒下肚就满嘴胡言乱语，……唉，我没这福份，来，大哥敬你！”

“阿组长，我已经过量了。”

“你放心，大哥今天高兴，替你！”

“不用，大哥！”

“喔，为什么？”

“阿加吉，你俩别争了。我人老，瞌睡少，今晚我看地。”多才老人这几天没有这么高兴过。“文和，这兔子是怎么逮的？”

“多才大爷，您要是喜欢吃，我每天给您拿来一只。”

“哪还用问，兔肉炒咸菜，味比海参好！可惜……”

“得，得，文相公，不沾耳的话别说，那兔子是你养的？”觉罗躺在麦堆上，听了文和的话一点不信。

“阿组长，我说的是真话。”

“文和，我信你。不过，天还没下雪，你有什么招？”

“阿组长，这样吧，明天你跟我一起去，我叫你亲眼瞧瞧，怎么样？”

“果真如此，往后吃肉还愁什么？”

大家乐了。阿加吉也笑了。

这一夜，他们谈得很多、很多。

深奥的天空布满了闪烁的星星。只有猎户星以它那雅致、幽静的姿态，显得那么安祥、明亮……

翌日清晨，太阳出来一片血红。清清淡淡的雾气，直扑人的脸上，润润湿湿的泥土气味，直钻人的鼻孔。蓝天上，百灵振翅欢声啾鸣；水渠边，一夜饱食的牛马追逐撒欢。

两匹马驮着两个人，穿过田间，淌过渠水甩响着笼头铁环向红柳滩走去。

红柳滩，一片红似火。兔子道，像蜘蛛窝。阿加吉勒住马，细细地向四周察看。

这里是一片沃土。前辈们曾经在这里种过地，流过汗。那些引水用过的石渠如今依然竖卧在那里，披上了岁月的痕迹。

不过，什么时候长出这么多红柳，阿加吉不知道。

他只是追忆，沉思。

“阿组长，你听说过守株待兔的故事吗？”文和放马转了一圈走过来。

“嗯。”阿加吉斜跨鞍鞅，掏出烟袋卷起了烟。“听别人讲过。”

“古人守株待兔，我呢，惊兔撞石。阿组长你信不信？”

“你说什么？”阿加吉划火点了烟，吸了一口，一脸迷惑。

“你站在这儿看好了。”文和说完鞭子一抽，马蹄溅起一路星。小黑狗急起直追，跑得吐出了舌头。

阿加吉瞅了一阵，黑黢黢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这文和，搞什么名堂。”

须臾，下面喊声陡起，只见文和扬鞭催马，嗾狗呐喊，在红柳丛中忽左忽右，诱东击西，急驰过来。

阿加吉惊愕立锺，睁圆了眼睛。只见四处惊出的兔子，吓得懵头转向，直往红柳丛里钻。小黑狗汪汪叫着，忽跳忽蹦追得急。

阿加吉一高兴，两腿一夹，立即拍马跑过去。

红柳深处，兔子道上，一个个用大石头垒起的挡壁忽隐忽现。喊声中，一只只跑急的兔子一个个撞倒在石壁前，顿时四蹄蹬直，头破血流。

阿加吉又惊又喜。“唔，真不愧是猎人的孙子。”

“文和，这主意不错，你真行！”他说着跳下马，拎起一只只倒楣的兔子，后腿皮一剥，用皮条一穿，拴在鞍翅上。

“阿组长，怎么样？”文和远远牵过马来，笑呵呵地问。

“文和，往后你就天天逮兔子，你的活我包了。”

“阿组长，这怎么行？”

“我是组长，说行就行。”阿加吉佯慎地拉下脸，瞪了一眼。

文和没有话说，不知道为什么。

翌日起，多才老人的话多了，海阔天空。伯来的面孔变了，阳光灿烂。觉罗的歌声响了，霞光激昂。

麦垛，一下矮了半截。

过了几天，队长来了。他骑着高头大马，一夜赶路，人困马疲，风尘扑扑。

刚摔锺，一股香味扑鼻。“喔，兔子肉，哪儿弄的？”

队长乐了。大家也乐了。

“队长，你来得正是时候，还有酒呐！”阿加吉等队长坐下后从被垛后面取出酒瓶，满满斟了一碗。

“唔，还有酒喝，阿组长，你神了！”队长连连咽着口水，喜出望外。

“队长，不是我，是文和。”

“文和？”队长接过酒碗发了愣。

“队长，这几天我们有肉吃，有酒喝，你看那麦捆还能蹦几天？”

“怎么，天天这样？”队长真没想到。

他边吃边喝，两眼红红的。上个月，山地将近一千多亩地的冬麦，正值银毡连着金毡，沉甸甸、齐刷刷的麦穗耀眼夺目，开镰待割时，想不到一场鼠灾从天而降，仅仅一夜功夫，只留下柱香似的光秃秃的麦秆……

他本来是个刚强的硬汉子，望着麦田，再也压不住痛苦的感情，两行泪水从他的眼窝里涌了出来。

社员们一个个跪在地上，呼喊老天，号啕不止。

从此，他一天也没有高兴过，不分白天黑夜，上下奔波，把全队几百张嘴过冬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多兰吐、旱田和下地的包谷上。

多少天过去了，可是他那一颗心还是放不下，总觉得吊在空中，四无着落。

走时，丢下一句话：“阿组长，叫文和明天给旱田送几只兔子，他的活我另派人。”

话干脆，有主意。

他走了，屁股还没热。听说旱田遭冰雹，他坐不住，抹了嘴就上了马。

文和明白队长的心意，暗下决心助队长一臂之力。

没多久，他出了名。相公变成了猎人。

旱田没有多大指望了。人马一撤，队长路过多兰吐时见了文和问：“文和，敢不敢打野猪？”

“队长，您说什么笑话，文和只能打兔，哪敢打野猪？”

“觉罗，你个二下巴^①，没问你话！”阿加吉站在一旁，喝了一声。

“队长，您说！”

“咳，不说你也知道，这几年下地苇湖野猪猖獗，夜间出没，糟踏庄稼，令人发指。看来，麦子是收不回来了，如果包谷再丢，今冬怎么熬过去？……我想派你看包谷地。”队长一脸忧虑。

“可是，我没有枪。”

“咱队牧业户托克坦家有一支单筒猎枪。”

“队长，他们是穆斯林。”

“我说过，他乐意。”

“那好，什么时候去？”

“现在。”

一支烟工夫，文和卷起了行李，驮在鞍后，认镫上了马。

“文和，千万要小心。野猪脸上长的毛！”文和突然要走，阿加吉有些恋恋不舍，再三叮咛。

“阿组长，牛录见！”文和从马背上俯下身紧紧握住阿加吉的手，不觉眼圈红了。

“文和，慢走！”大家一一道别。

^① 二下巴，老爱插话者。

“多才大爷，伯来，觉罗，再见！”

“阿组长，这里就交给你了，快打快回。”

“队长放心！”

两匹马竖起尖耳昂起头，不用鞭抽，一溜小跑直向牛录奔去。

文和，离开牛录快三个月了。牛录虽小，令他十分留恋，尤其门前那一条渠水和岸边一片绿荫。

听父亲说，锡伯人刚到伊犁驻防时，这里是一片荒野。为了生计，锡伯营军民屯垦戍边，用四百个劳力，六年时间挖成了第一条引伊犁河水灌田的长约二百里的“察布查尔布哈”^①。从此，在准噶尔的废墟上出现了村落相望、阡陌相连的牛录嘎善^②。

多少年来，察布查尔布哈抚育着锡伯人，锡伯人把她比作自己的母亲。

不过，这些事，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年年开春，父亲修桥，母亲栽树。他们说这是祖宗传下的规矩。

道路是门面，树木是财富。

于是，在他的心灵深处从小镂刻下这传说般的渠水和梦幻般的绿荫。

“文和，回家看看吧。”队长说。

“不用了，以后再说。”

家门，没有进。一捆行李，抛在门口。

“文和，文和！……”母亲以为出了什么事，急慌慌跑出门一个劲地大声呼喊。

① 布哈：渠。

② 嘎善：村、乡之意。